

当仰视的目光不再贪婪

周永胜

(外三首)

无须仰视,你的崇拜
只为高于你头顶的一片绿叶
庇护与被庇护
遮风挡雨与被遮风挡雨
你只要强者那种感觉
今天,那片叶不再高高在上
它已干枯飘落破碎
风,不会勾勒它的舞姿
雪,不会高举它的标志招牌
当仰视的目光不再贪婪
那片于树上树下的叶
都会撑起一把伞

担心

不知不觉,身上赘肉疯长
是电子秤出了问题
还是三餐变异
菜心那条蜷曲的小虫蠕动着
以此证明无辜
我对绿色的辩解苍白无力
我还想问

色拉油好还是猪油好
机械化收割会不会带来危害
纵然你有十万个为什么
每一个都有专家撑腰
老祖宗的胡须一根根被拔掉
当有人舔着嘴角鲜血微笑时
我感到手脚麻木
脖颈僵硬

一个不好笑的童话

大雪过后
世界被一个童话故事覆盖
黑丝袜,高跟鞋走过
英俊潇洒的霸道总裁走过
在这个包装的屋檐下
我的目光迟钝着
烫酒壶溢出的旋律沉闷沙哑
几颗花生豆争执着
为最后的出场撕破脸皮
我没有责怪她们

生存,谁都不想第一个出局
只是这酒一股尿骚味
几个疯狂蹦迪的小矮人
在《三字经》的配乐朗诵中
陶醉着,摇摆着

归属

在厚实的田野
在郁郁葱葱的田野
有谁不是氮磷钾和水分
秋走春来
我们像一粒种子
被日月供奉在自己脚下
在这个干干净净的世界里
没有喧嚣,没有影子
陈旧的故事和孤独的归属
在太阳下孑然一身
风吹过
大雪无痕

(作者单位:西曲矿选煤厂)

梦雪

王恩会

庞大的幕布
不晓
来自宇宙的左边
还是右边

铺天盖地的白
笼罩了山川
笼住了河流

翻遍了所有的形容词
仍无法
描绘出它纯洁的意象

新生的炊烟
混迹在云层里

似睡似醒中
一些笨拙的诗句
从树冠上倒泻到纸上

(作者单位:西曲矿)

老父亲

武建维

一趟趟地往返小菜园
领着那条小黑狗
侍弄着茄子、豆角、茴子白
每天,不管刮风、晴日还是细雨
他都在做着自己的事

清明前后
细心将南瓜苗安下
在温暖春天种下满满的期望

地垅间一溜指甲花儿
培育得红艳夺目
摘几朵,和着白矾
包在小孙女的指甲上

地沿上
还种植几株杏树
鸟儿经常飞来
听父亲讲故事,讲了许多

从春天到秋天
八十多岁的老父亲
还演绎着又一个收获过程
他头上雪花雪白
但他永远是一个春天的人

我们也应该都是春天的人
从今天起,我们早起
一起去做春天的事情

(作者单位:马兰矿选煤厂)



坚毅

张强(救护大队)

家
庭

周总理说过:“我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对于你,我希望有来世。”

——题记

自幼时起,我的身旁常有的更多是外祖母而非母亲的陪伴。记忆里外祖母是个勤劳朴实能干的人。在我吃过的各式菜肴中,印象尤为深刻的,除了母亲日常做的,便是外祖母的白米粥。那些日子正是我牙牙学语行成记忆的时候,或许我第一个记住的饭食就是外祖母的白米粥,软滑香甜的米粒间缀着点点翠绿的菜叶,不时也会有囫圇的姜片,这并不足道。姜片的存在,为清淡的米粥增添了特殊的香味。“姜片驱寒养人。”外祖母说。

逐渐长大,见外祖母的时间越来越少,三天一次五天一次,直

家

张慧娟

到到城里上学,每个星期光速写完作业后,祈求父母在七八点把我送到外祖母家。印象里,外祖母每次都会给我做这样的白米粥,没人会说天天喝白粥寒碜,因为那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美味,只有外祖母做得出来的美味。

神奇的是,母亲不但没有得其真传,反而做出的白粥与原版相差甚远。在我不经意的抱怨中,母亲下决心要学会外祖母的手艺,然而尝试了几遍,终以失败告终。

在赵雷的《我记得》中唱到:“在星空另一端,思念从未停止,

如同墓碑上的名字……”在那之后,母亲也终于做出了和外祖母一样的白米粥,而我也意识到外祖母的白米粥不会走,它还在,在母亲手上,也会在我手上。喝着母亲做的粥,我明白了亲情的含义,只是我们好像都犯了一个错——我们不该珍惜得这么迟。

老房子里冷清多了,但母亲仍会带我去看外祖父,去喝现在以后他做的白米粥。

歌曲中还有一段:“时空是个圆圈,直行或是转弯,我们最终都会相见……”母亲,人生若如四季更替,行路踟蹰,我便在来世续恩,人生若如苦海行船,一叶扁舟承载寥寥数人,我便在今生尽我所能护你周全。记忆不会因死亡而失传,正像爱,能在灰烬中传承亲情的光环——以及家的味道。

(作者单位:屯兰选煤厂)